

朝貢制度剪影—— 《明太祖御筆》中的越南與占城

■ 陳國棟

經過二十餘年征戰，朱元璋（1328-1398）在1368年稱帝，建立大明國。在他稱帝之後，臨海的國家最早來朝貢的依序是占城、朝鮮和安南。當中的安南大約相當於現今越南的北圻；占城相當於中圻；而胡志明市（西貢）所在地的南圻，則要到十八世紀末才被加入到越南。至於「越南」這個現代國名則是嘉慶皇帝在1803年才給的。

安南與占城的衝突

不拘是安南還是占城，兩者都有悠久的歷史。（圖1）早在西元前207年，秦朝滅亡之後，中國將軍趙佗控制現在的廣東和廣西

一帶，並且將紅河三角洲也併入其管轄下，建立一個獨立的南越王國。其後，交趾被用來稱呼那個國度，而漢朝及明朝也都曾直接將其土地納入版圖。因為受過中國統治、長



圖1 明 蔡汝賢《東夷圖像》安南國、占城國人像 明萬曆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取自（明）蔡汝賢，《東夷圖像》，臺南縣：莊嚴出版社，1996，據明萬曆刻本影印，頁1-2。

期與中國往來，從交趾分離出來的安南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相當大。

元朝時封越南君主為安南國王，而當時的越南朝代為陳朝（1225-1400），自稱其國為「大越」。陳朝晚期，大明立國。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朱元璋傳詔天下，告知其事。次年越南即來朝貢，明廷繼續冊封陳朝君主為安南國王。不過，洪武年間，由於權力鬥爭，安南的王位更迭相當頻繁。為了容易了解該國與大明的關係，請參考以下的簡表。（表一）

陳叔明（1321-1394）因得位不正，被明朝切責，於是禪讓給陳煊。其後仍以「太上皇」名義領政至其卒年。因此，在中國洪武朝時期，陳叔明可以說是關鍵性的主政者。不過，陳叔明信賴權臣黎季犛，後者在 1400 年篡奪陳朝，自立為王。

不亞於安南，占城也是一個古老的國家，雖然現在已成過往。一般國人對它的認識，與一種早熟稻有關。該國因為地處熱帶，日照充足，當地的水稻品種收成快，一年可以

收穫兩次。宋朝人發現其優點，早早就把它引進到中國，並且大力推廣種植，稱作「占城稻」。「占城稻」的引進使得宋代的南方中國糧食增產，人口增加。後來，漢人也把占城稻帶來臺灣種，輾出來的米叫作「尖仔米」，其實就是占城米，因為在閩南話中「占」和「尖」的讀音相當接近。

事實上，占城的歷史還可以往上追溯。至晚在東漢末年，它就已經以林邑之名出現在中國史書，唐時則稱為環王。

十四世紀後半，與明太祖同時在位的占城君主倒只有幾位，他們分別是：

- （1）茶和布底（Tra Hoa Bo-de, 1342-?）。
- （2）阿答阿者（Ngo-ta Ngo-tchō），越南史書稱制蓬峨（Chê Bông Nga），他的確切即位時間難以考據。二十世紀初法國學者馬司培羅（Georges Maspero）推斷他可能在 1360 時已經掌權。明朝文獻都稱呼這位占城君主為阿答阿者，越南史專家 John K. Whitmore 指出這應該是梵名「Raja-di-raja」的譯音。那麼，也就該是

表一 安南國陳朝晚期國王名號表

作者整理

廟號	姓名	在位年代	中國紀錄
陳裕宗 Tran Du Ton	陳皞 Tran Hao	1341-1369	陳日烺
陽日禮 Duong Nhat Le	陳日禮 Tran Nhat Le	1369-1370	陳日烺
陳藝宗 Tran Nghe Ton	陳頤 Tran Phu	1370-1372	陳叔明（太上皇，1372-1394）
陳睿宗 Tran Due Ton	陳暉 Tran Kinh	1373-1377	陳煊
陳廢帝 Tran Phe De	陳晷 Tran Hien	1377-1388	陳煒
陳順宗 Tran Thuan Ton	陳顥 Tran Ngung	1388-1398	陳日焜

「王中之王」的意思，應該是他自稱的徽號吧。的確，他在位的 1360? ~ 1390 年間正是占城王國國力最強的時候。

(3) 閣勝 (Ko Cheng)，越南文獻稱之為羅

皚 (La Khai)，1390 ~ 1400 年間在位。

阿答阿者使用梵文「王中之王」的自稱其實並不奇怪，歷史上有許多占城國王都採用印度式尊稱，因為占城國正是戈岱司 (George Coedès, 1886-1969) 所謂的東南亞的印度化國家之一，為印度文化圈的一員，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多。然而當明太祖即位，頒詔天下之後不久，占城國王阿答阿者就立即派人前來朝貢。其實朱元璋在洪武二年 (1369) 正月二十日才派人賈詔前往占城，但是阿答阿者的使臣虎都蠻卻在兩個星期後 (二月初四日) 就已經抵達南京，其首途的時間顯然比明朝方面來得更早。易言之，阿答阿者的入貢完全出自己方的主動。明朝在洪武二年十二月十三日，才遣使去冊封。

明太祖派人前往安南宣詔的時間比去占城更早一些，是在洪武元年十二月。然而，安南國王陳日煒的使節團卻在次年六月才到達南京，晚了占城好幾個月。安南來得晚，說詞是懼怕鎮守雲南的大元蒙古梁王的勢力。其實雲南離開越南頗有距離，這只能是藉口。實際的情形是陳日煒健康出了問題，隨即於五月間去世，發生內亂，隨後有幾年多次易主；另外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則是過去幾年，占城多次入侵，安南疲於應付。

稍早於朱元璋建國大明之前的 1361 ~ 1362 年間，占城國王幾度入侵安南，1363 ~ 1364 年未入寇，隨後又恢復騷擾安南的行動。1368 年大明建國後，占城入貢、受封；而安南使節雖然到得略晚，朱元璋卻先在六月間

派人往封。

安南、占城在朱元璋詔書抵達前後，都快速向中國遣使。這不見得是朱元璋的盛名遠播，乃是因為兩國爭衡，都企盼獲得中國的奧援，或者排除敵人得到中國撐腰的可能性。

明太祖與兩國間的紛爭

明太祖掌握到安南、占城兩國之間的紛爭，因此在洪武二年十二月初一日，派遣兩名官員，分別賈詔宣諭兩國。詔書當中就提到：

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。言安南以兵侵擾。朕觀之，心有不平。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，不可強而為一，此天意也。況爾等所居之地，相去中國，越山隔海。所言侵擾之事，是非一時難知。以朕詳之，爾彼此世傳已久，保土安民，上奉天道，尊事中國，爾前王必有遺訓，不待諭而知者。朕為天下主，治亂持危，理所當行。今遣使往觀其事，諭以畏天守分之道，如果互執兵端，連年不解，荼毒生民，上帝好生，必非所悅，恐天變於上，人怨於下，其禍有不能逃者。二國之君，宜聽朕言，各遵其道，以安其分，庶幾爾及子孫，皆享福於永久，豈不美歟！

《明實錄》追記說「詔至，兩國皆聽命罷兵。」詔使抵達越南與占城的時間，應該是 1370 年的春天，兩國其實陷入激戰。

《大越史記全書》，卷七明明白白的記錄說：這一年春末占城大舉攻入大安海口，侵入都城昇龍 (今河內)，焚燒宮殿，掠取

子女玉帛圖籍而去。看來明朝人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，就是受限於當時的通訊能力，陷入資訊落差的困境。

戰勝一方的占城國王於是在 1371 年遣使奉金葉表文入貢於大明。其表文曰：

大明皇帝登大寶位，撫有四海，如天地覆載，日月照臨。阿答阿者譬一草木爾，欽蒙遣使，以金印封為國王，感戴忻悅，倍萬恒情。惟是安南用兵，侵擾疆域，殺掠吏民。伏願皇帝垂慈，賜以兵器及樂器、樂人，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，輸貢之地，庶不敢欺陵。

針對占城的入貢及其請求，朱元璋命令禮部作出如下的回答：

占城、安南並事朝廷，同奉正朔，乃擅自構兵，毒害生靈，既失事君之禮，又乖交鄰之道。已咨安南國王，令即日罷兵。本國亦宜講信修睦，各保疆土。所請兵器，於王何吝，但兩國互構而賜占城，是助爾相攻，甚非撫安之義。樂器、樂人，語音殊異，難以遣發。爾國有曉華言者，其選擇以來，當令肄習。

馬司培羅指出安南都城昇龍被占城攻入的日期為 1371 年陰曆三月二十七日。《明實錄》記載前項表文的日期為洪武四年七月乙亥（二十五日）。

由於陳藝宗（陳叔明）得位不正，明朝方面表示不予認可，於是讓位給陳睿宗。睿宗宣稱意欲復仇，但實際上要到 1376 年年底才發兵。1376 年即明太祖洪武九年。1377 年初，睿宗自尸耐（Sri Banoy）港登岸，意圖進攻占城首都佛逝（Vijaya）城，中空城計，

睿宗敗死。阿答阿者再次攻入安南首都。

在阿答阿者崛起之前，安南與占城大抵以海雲關（在今順化古城附近）為界。阿答阿者立志要恢復海雲關以北既往被安南占據的土地，因此每回戰勝後暫時返國整補，不久之後又再發動戰爭。安南方面，陳叔明雖然退居幕後當「太上皇」，但在 1394 年去世以前，其實穩穩掌控國政。他信賴權臣黎季犛，推動民族主義式的政策，凝聚向心力，因而也有能力與阿答阿者的占城互相抗衡，形成拉鋸。明太祖朱元璋不時宣諭，要兩國國王懂得「事大」（服侍大國中國）與「交隣」（兩國彼此和好）的道理，並不設法介入。1377 年以後，至 1390 年（洪武二十三年）間，占城與安南仍然時打時停。最後，安南小將陳渴真獲得占城背叛者提供的資訊，用火銃擊中阿答阿者的座船。兩國紛爭告一段落，而邊界也恢復回到海雲關一線。

《明太祖御筆》的三件勅諭

安南與占城糾紛不斷，因此都努力遣使向中國朝貢，爭取支持。朱元璋則篤定只動口（或動筆），不採取武力干涉的方式去處理。因此，在他的文集和《明太祖實錄》當中都留下若干針對兩國的勅諭，而《東西洋考》等明代著作往往也加以抄錄。不過，非常特別地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有一部《明太祖御筆》，內中所收集的文件有三件特別地稀罕，就與這兩個國家有關。

《明太祖御筆》早經著錄，而其全文也被釋讀轉寫到《故宮書畫錄》卷七。再者，前輩專家索予明也曾為文在《故宮季刊》刊出，為其來歷與傳承詳加考證，並且針對書中文件選樣討論。有興趣的讀者請自行批覽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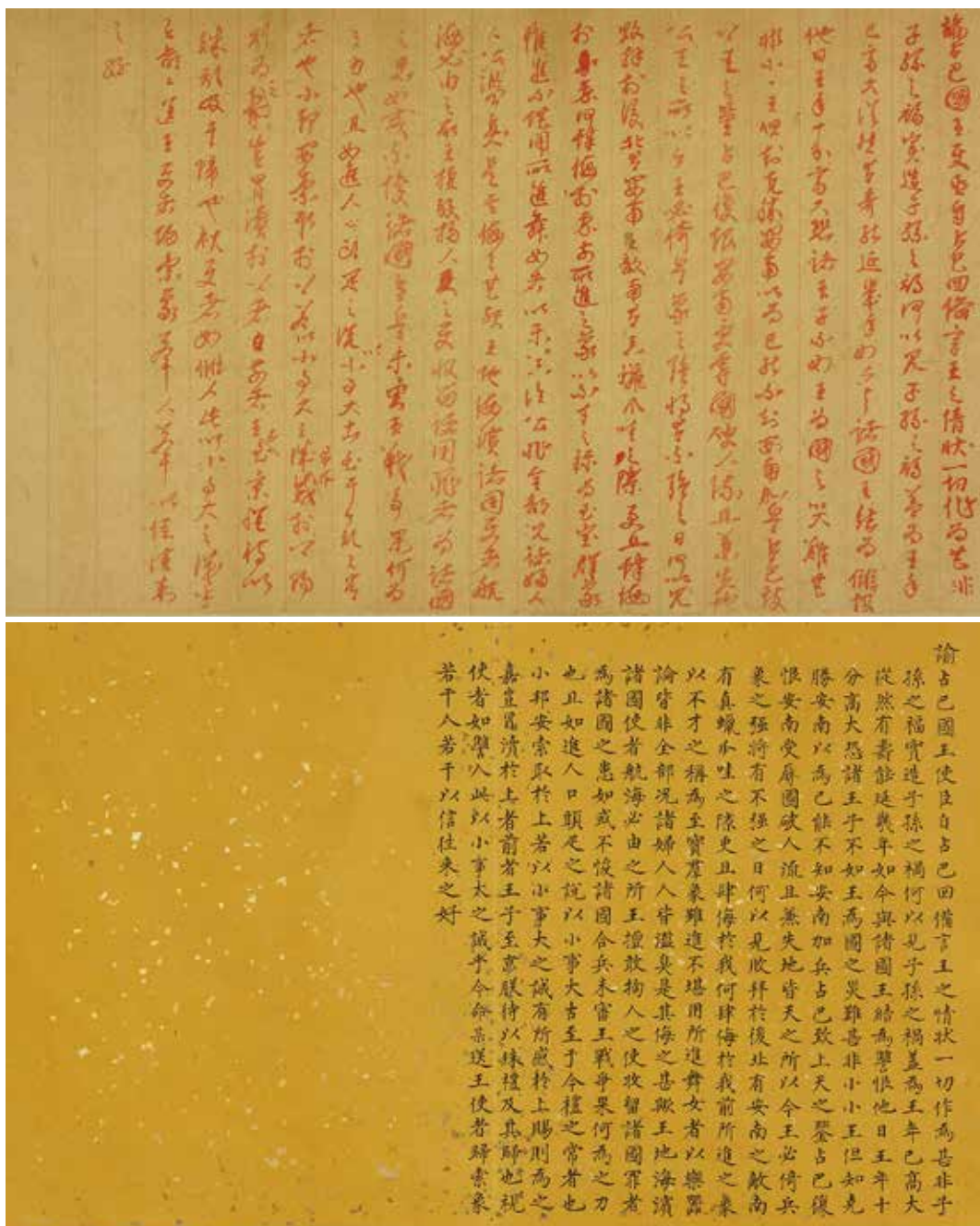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明《明太祖御筆》〈論占巴國王〉原件及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《明太祖御筆》於萬曆年間被「再發現」，於是加以整理、裝裱並釋文。

當可獲知其梗概。

以下我們僅針對涉及安南以及占城的三個文件加以簡單的考訂。為免重覆起見，出自三個文件的內容請參考圖版的楷書釋文。

（一）論占巴國王（圖2）

原件無年代。內文雖然提到阿答阿者年事已高，但不知確實年歲。不過有二事有助於推定年代：一是責備占城早先進貢的大象

及舞女不符期待；二是占城王子曾經到南京朝貢，明廷善待之，然而王子返國之後卻把中國使者當成敵人來看待。

大象是占城貢品當中常見的項目，很難用來推定年代。（圖3）但據《明太祖實錄》，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九月乙巳（十八日）：「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大併崙等上表及侍童一百二十五人。」九月十八日為朱元璋的生辰（天壽節），致送表演人員在當時應屬符合體制，因此所進貢的「侍童一百二十五人」可能就包括了〈論占巴國王〉所提到的舞女（歌舞女子以及樂團成員）。

至於占城王子朝貢一事則見於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九月甲寅（初一日）的《明太祖

實錄》：

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子寶部領詩那日勿等來朝賀天壽聖節，獻象五十四隻及象牙犀角、胡椒、烏木、降香、花絲布，并貢皇太子象等物。

這一次的陣仗大、貢品佳，朱元璋顯然很受用。於是，他：

詔賜其國王冠帶、織金文綺襲衣；王子寶部領詩那日勿金二百兩、銀一千兩、織金青羅衣二襲、紅羅衣二襲；王孫寶圭詩離班織金青羅衣二襲、紅羅衣二襲、紅綠文綺衣各二襲、綺段六匹、銀一百五十兩。

答禮（即賞賜）相當豐厚，而其他隨行人員



圖3 《異域圖志》所繪占城國人圖 萬曆三十七年重刊 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（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）藏 取自該館數位圖書館網站：<https://cudl.lib.cam.ac.uk/view/MS-FC-00246-00005/1>，檢索日期：2019年1月7日。

也獲得賞賜，如「賜養象軍士百五十人衣服」之類。

然而洪武二十一年卻派人到占城責備國王。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壬子（初八日）：

遣行人董紹往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曰：「爾居海島中，號令群夷，以主其國，苟無恩信敷布于下，以撫馭涵育之，安能君長一方，傳及子孫，保無虞邪？爾近遣子來朝，即令中使送還本國。迨還，言爾所爲，鮮率厥典。朕初不之信，及以麻林機所陳爾國之事較之，乃有可信不誣者。今年四月復得安南奏云：行人劉敏道出占城，真臘所貢象五十二隻，占城令人詐爲強寇，攘奪其四之一，並奴十五人。益知爾居南夷，不知尊敬中國，但以劫虜爲生。且強寇雖日行不義，尚識長幼尊卑之序、均分後出之理，豈可爲一國之長而可肆侮天下之大君哉！且如往歲所進象奴二人，自送爾子還，竟藏匿不遣。爾之所爲若此，一則無以小事大之心，一則失交鄰國之好。信義俱亡，何以保國？爾其滌慮改圖，毋貽後悔。」

隨後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己卯（初九日）：「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貢方物謝過。詔賜綺帛鈔錠。」

依此推斷，〈諭占巴國王〉當係原初擬交待董紹去責備占城國王的内容。我們當然無法知道董紹當面怎麼說，但是記到實錄時可是正經八百。如今見到《明太祖御筆》的文字，看來相當實在地反映了朱元璋的想法。當然，從現代眼光來看，朱元璋的心態及用詞也頗堪批判，不過這畢竟是六百多年前的

事啊！

（二）諭安南國王（圖4）

這個文件主要是要告訴安南國王該國以往進貢的闍人（太監）頗有想念故鄉及家人的情形，但該國國王不讓他們回去，朱元璋卻決定讓他們回去。

明太祖之所以開始役使安南闍人，可能與1377年越南國王陳煥率兵入侵占城的那場戰役有關。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《高皇帝御製文集》，卷八收錄有〈諭安南國王阮廷檜歸省親勅〉一篇：

諭安南國王：

前者占城之役，祇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。因爾前王終於占海之濱，廷檜流於占國，思歸，浮海至於嶺南。有司送至。朕見淨人，授以內臣之職，今六年矣。特命省親并養疾。若痊，王必命再至。今因廷檜，朕復諭：尚兵相加之役，自今已後，王無再舉。勤脩睦隣之道，以樂安南之民。其福無窮，故茲勅諭。

阮廷檜服侍陳煥，同行到占城。陳煥戰死，阮廷檜搭船想回安南，卻在嶺南登陸，被轉送到南京。明太祖看他是闍人，就留在身邊差遣，一晃過了六年。因為阮廷檜想家，復又生病，於是遣送他回國。朱元璋特別交代如果阮廷檜病好了，要再送他回來服務。

阮廷檜回安南應該是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。這一年五月丙子（二十八日），「安南陳煥遣其大中大夫謝師言等奉表進闕者十五人。賜師言等鈔錠。」顯然是安南國王未能遣回阮廷檜，但推測朱元璋對安南闍者相當滿意，因此送來了十五人。次年六月壬午（初十日）：「安南陳煥遣其通奉大夫黎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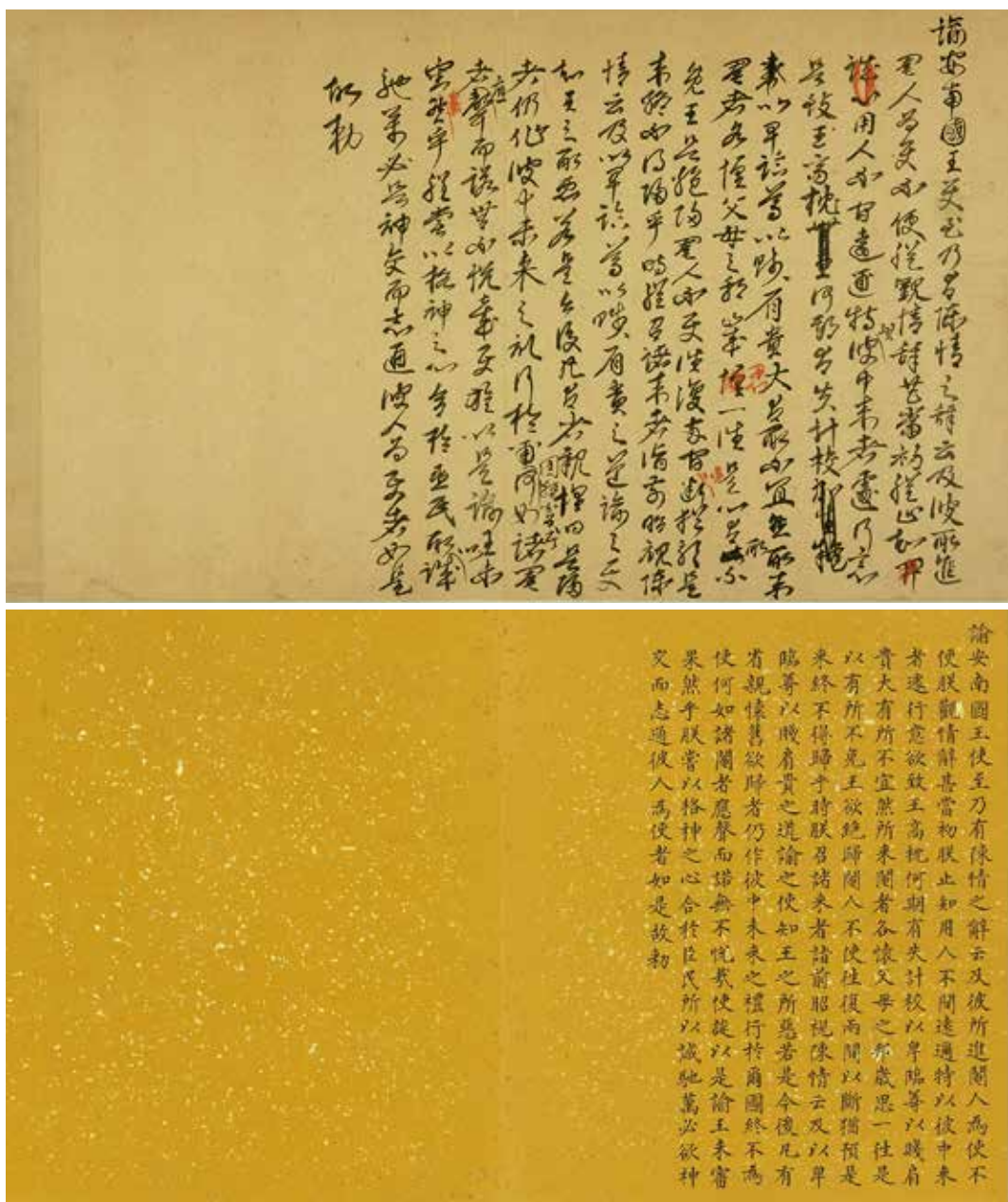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明《明太祖御筆》〈諭安南國王〉原件及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說明同圖版2

義等上表進闕暨二十五人。賜以文綺鈔錠。」
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（二十六日），「安南
 陳煒遣中大夫杜英弼等奉表貢金銀酒器三十三
 事，并闕暨一十九人。」陳煒在位後期多次進
 貢闕人，因此〈諭安南國王〉一文雖不確定撰
 於何時，但可知必在 1382 年之後。

（三）諭書安南事（圖5）

本件為三件當中唯一一件經過索予明先生考訂者。索先生認為係洪武九年五月初一日的文件。大體上對，但須稍作補充、修正。

這個文件顯然是朱元璋口諭、中書省臣工筆記，用來作為撰擬詔書的底稿。《明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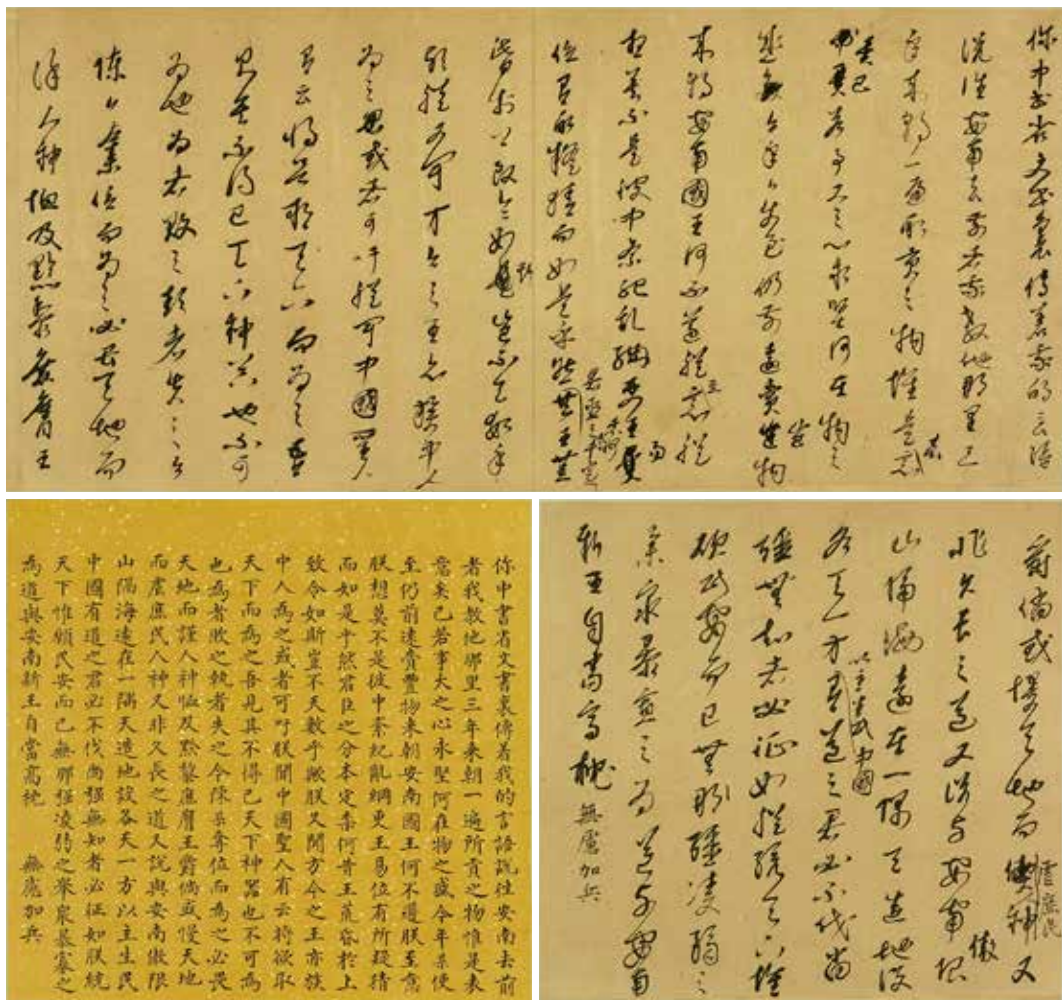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5 明《明太祖御筆》〈論書安南事〉原件及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說明同圖版2。草書為原件，楷書為釋文。

祖實錄》在洪武九年五月甲寅（初一日）下說：

安南陳端遣其通議大夫黎亞夫等來朝，貢方物。上謂中書省臣曰：「諸夷限山隔海，若朝貢無節，實勞遠人，非所以綏輯之也。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，已諭以古禮或三年、或世見，今乃復遣使者至，甚無謂也。其更以朕意諭之：番夷外國，當守常制三年一貢，無更煩數來朝，使臣亦惟三五人而止，奉貢之物不必過厚，存其誠敬可也。」

〈論書安南事〉筆記下來的諭旨內容，

稍後就完成定稿。《高皇帝御製文集》，卷二所收〈諭安南國王詔〉當即是該詔。其文云：

前者朕令安南來見，期以三年遣使一朝，所貢之物，惟是表意而已。若事大之心永堅，何在物之盛？今年使者黎公等至，仍前遠貢豐物，不遵朕至意，豈彼中紊亂紀綱，更王易位，有所疑猜而如是乎？然君臣之分本定，奈何昔王昏於上，致令如斯，豈非天假手歟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，或者可吁。中國聖人有云：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

神器也，不可爲也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今陳端奪位而爲之，必畏天地而謹事神，恤及黔黎，庶膺王爵。倘或慢天地而虐庶民，又非久長之道。

且安南限山隔海，遠居叢爾，天造地設。帝命王於彼者，以主生民。中國有道之君，必不伐；尚強無知者，必征。今朕統天下，惟願民安而已。無強凌弱、眾暴寡之爲。安南新王，自當高枕，無慮加兵也。

〈諭書安南事〉文中提到明太祖希望安南朝貢三年一次即可，出自上一年陳端派遣通議大夫阮若金來請示貢期，皇帝在六月甲午（初六日）命群臣討論後所作成的決議。

〈諭安南國王詔〉僅僅在文字上略加修飾而已。有興趣的讀者自行比較兩個文本，自可見到中書省官員的努力。

不過，詔旨送出後不久，安南國王陳端就戰敗喪生。《明太祖實錄》在洪武十年正月下云：「（是月）安南陳端與占城國構兵

相攻，大敗於占城境上，燹戰死。」時間為1377年年初。

小結

《明太祖御筆》雖然曾經被著錄與介紹，但是因為未曾公開展示，有機會親眼目睹的人士必不多。本文介紹了朱元璋發給安南、占城，或者準備發給安南的三個勅諭或口諭筆記，呈現出未經刻意潤飾的內容，也反映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某些真實面目，不失趣味。

讀者一方面欣賞這些六百多年前的文物，一方面也可以從我們的討論當中，特別是加上我們帶進來的其他文獻當中，從側面看到朝貢制度的一些特色。朝貢其實是「來朝入貢」——派遣使節到中國向皇帝行禮，進呈禮物。中國皇帝在受禮納貢之餘，也致贈答禮。禮物的內容可由本文看到一些，但是讀者可能不免要受到舞女、閹人竟也被當成禮物給嚇一跳吧！

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
參考書目

1. 〈明〉李景隆等撰，《明太祖實錄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。
2. 〈明〉朱元璋，《高皇帝御製文集》，二十卷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3. 〈明〉朱元璋，《〈明太祖〉御製文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65。
4. 〈明〉張燮，《東西洋考》，十二卷，明萬曆四十六年王起宗序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。
5. 馬司培羅（Georges Maspero）著、馮承鈞譯，《占婆史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3。
6.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，《故宮書畫錄》，臺北：中華叢書委員會，1956。
7. 索予明，〈《明太祖御筆》釋例〉，《故宮季刊》，2卷1期，1967年1月，頁31-58；〈《明太祖御筆》釋例（續篇）〉，2卷3期，1968年1月，頁49-71。
8. 張秀民，〈占城人移入中國考〉，《中越關係史論文集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2，頁275-322。
9. 張秀民，〈占城考〉，《中越關係史論文集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2，頁237-273。
10. 陳學霖，〈明代安南籍宦官史事考述：金英、興安〉，《明代人物與史料》，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01，頁205-264。
11. 郭嘉輝，〈略論《大明太祖皇帝御製集》及其史料價值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，61期，2015年7月，頁171-189。
12. 陳文源，〈明朝與安南關係研究〉，廣州：暨南大學博士論文，2005。
13. Coedès, George. *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*. Honolulu: East-West Center Press, 1968.
14. Guillong, Emmanuel. *Cham Art: Treasures from the Da Nang Museum, Vietnam*. London: Thames and Hudson, 2001.
15. Whitmore, John K. "The Last Great King of Classical Southeast Asia 'Chà Bông Nga' and Fourteenth-Century Champa." In Trần Kỳ Phương and Bruce M. Lockhart eds., *The Cham of Vietnam: History, Society and Art*. Singapore: NUS Press, 2011, 168-203.